

Times of the Technoculture


From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o the virtual life

[英] 凯文·罗宾斯 著
弗兰克·韦伯斯特

技术文化 的 时代

从信息社会到虚拟生活

何朝阳 王希华 译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Group

何朝阳 王希华 译


技术文化 的时代

从信息社会到虚拟生活

[英] 凯文·罗宾斯 著
弗兰克·韦伯斯特

Times of the Technoculture

From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o the virtual life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Group

[皖]版贸登记号 120117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技术文化的时代·从信息社会到虚拟生活/(英)凯文·罗宾斯(Kevin Robins), (英)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著;何朝阳,王希华译.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1
ISBN 7-5337-2836-X

I. 技… II. ①罗…②韦…③何… III. 信息技术-影响-传播媒介-研究-英国 IV. 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8323号

Times of the Technoculture: From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o the virtual life, by Kevin Robins, Frank Webster.

Copyright © 1999 by Routledge UK, an imprint of Taylor & Francis Book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所有。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新闻出版大厦)

邮政编码:230063

电话号码:(0551)2825419

新华书店经销 合肥义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125 字数:329千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2.80元

(本书如有倒装、缺页等问题,请向本社发行科调换)

中文版前言

Preface to the Chinese Edition

《技术文化的时代》是 20 年来我们思考新的信息与传播技术 (ICTs) 的成果。本书各章内容反映了这些新技术在这 20 年中不断变化的议程。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人们关注的焦点多在新技术与未来的工作上——探讨失业问题、去技能问题和工作场所的控制问题[这是我们第一本书《信息技术:勒德式分析》(1986)探讨的主要内容]。从 80 年代末开始,人们对新技术对中等教育的影响[对此我们在《技术的困境》(1989)一书中进行了论述]开始给予极大的关注。而更近一些时候,这一关注已扩展到高等教育[我们编辑的《虚拟大学》(2002)一书探讨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自海湾战争以来,ICTs 的军事意义以及所谓的“虚拟战争”现象已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近年来,新技术与社会和政治工程又开始发生联系,比如“虚拟社区”的建立、“虚拟民主”的操纵。围绕赛博空间(赛博文化、赛博朋客)的文化与认同策略,也有一个日益集中的议题。我们在《技术文化的时代》一书中试图从比较广泛的角度,涵盖各种各样的问题和议程,它们均是涉及当代社会的本质和未来的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本书的章节还反映出作者在这 20 年发展中兴趣与思想的变化。我们俩各自从不同的理论背景(韦伯斯特从社会学背景,罗宾斯从地理和媒体与传播研究背景)来

关注这些问题,但我们都试图以广泛的、多学科融合或交叉的方式,来研究这些新技术。我们认为,从狭隘单一的学科角度探讨这些问题于事无补,需要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渗入。因此,我们逐渐发展了一个特殊的研究方向,深入探讨 ICTs 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意义。《技术文化的时代》表现出一种对“信息社会”的态度,旨在引发出一场对这一被看成是全新且前所未有的社会秩序的讨论。因此,在这里也许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理论角度,以便中国读者对我们的出发点有些初步认识,并能感觉出书中所做的各种论证最终是怎样自圆其说的(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

我们这里要阐述的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 首先要明确说明的是,我们是采取**批判学派的方法(建立在批判理论上)**,对**新 ICTs 进行研究**。这意味着我们不从表面价值来看技术文化的进步,诸如从它们借媒体给我们展示的优势,或者借提倡信息社会议程给我们带来的便利。我们对“信息革命”的奇迹、“信息高速公路”的潜能以及“赛博文化”之新奇等说法是持怀疑态度的。这种怀疑,部分出于对“信息时代”的这种宣传推销不信任。这种推销代表了公司及政治的利益,以一种无法掩饰的得意与热望表现出来。其实,从更根本的角度上说,这是对“进步”这一概念,即认为技术变革能自动完善社会的概念的一种更深层的担忧。我们并不是反对“进步”,而是认为这一观念已经贬值,我们要重新思考“进步”一词的含义(特别是在与技术有关的范围内)。我们就技术变化发展的这一谨慎而怀疑的批评方式,被冠以“技术悲观主义者”或“技术恐怖之士”。这当然是那些自豪于自己的“技术乐观主义”之士们从自己的角度所做的断言。所谓的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之间这种错误的两极分化,已成了进行新技术讨论的特点。我们认为,这限制甚至消磨了任何有意义的讨论。对技术变革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不均衡性,我们需要更广泛的反响。我们需要的也正是批判理论的话语——从批判的角度认识和

反思的话语。

• 其次,我们声言,我们从**历史语境的角度研究信息革命**。我们认为,不从历史的视点出发,也就是对当代技术变化持批评理论的视点,是无法评价新 ICTs 的意义的。那么,历史的视点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它是怎样在语境上反映当代发展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从两个比较广泛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理解当代的技术变化。其一是以认知的理性化、秩序和控制为逻辑的现代后启蒙运动文化史;其二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框架,以经济扩张为目的而不断推动科学与技术革新。只有在这双重语境之下,我们才能合理地分析 ICTs 和比较广泛的“信息社会”议题(本书第 2、第 3 章对此做了充分的讨论)。我们还认为,历史视点有助于反驳 ICTs 能导致技术和社会“革命”的观点。我们在本书第二篇中指出,信息工业中的许多发展,实际上都是在 20 世纪早期通过广告、营销和公共关系得以扩展和深入的。别人视为的“革命性”转型,在我们看来则明显是一百多年来信息处理与管理策略上的重大承续。最后我们要说的是,历史性认识必定会支持和丰富我们上面提到的怀疑论视点。来看一看有关新传播网络的断言:它们能更大地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并因此而能将人们聚集在一起),或者,它们能维持地理上的去中心化模式。然而,假如回顾一下自电报发明至今这一百多年里有关新传播技术的讨论,你会发现很多相同的预言。但是,凭借事后的历史性认识,我们发现,这些早期的预言没有根据,一般也无法实现。新的传播技术到底可能会带来什么新东西,历史的视点能激发更为严肃冷静的预言。

• 最后,我们要指出的是,我们**研究技术文化的方式,是非技术中心的**。我们当然关注新 ICTs 的能力,但这些技术能力不是我们研究议题的中心。《技术文化的时代》一书和我们以前的几本著述一样,把技术变革放在一个更为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变化的语境中进行探讨。我们所面临的是,在拱形逻辑和资本主义现代性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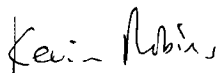
展的动态范围内,如何描述技术的发展。我们的出发点不是技术史,而是政治经济史,其中的一个方面涉及技术的合作驱动和竞争驱动(连同资本驱动、劳力驱动和其他生产资源的驱动)。(在此我们要提及,这一驱动逻辑已成为一种竞赛式过程,我们感兴趣的是反技术的驱动所采取的形式——尤见第2章。)还要说明的是,说到 ICTs 的发展(并不只是局限在近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兴趣不仅仅局限在信息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我们关注的是现代机构(包括企业和公共/国家机构)如何通过技术和非技术(即组织上的)手段来试图驱动信息资源。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历史对知识的本质产生了什么影响?知识是怎样被朝着工具性目标转型和利用的?教育领域尤其是讨论这些问题的重要领域(见第8、第9章我们对教育的讨论)。最后,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我们感兴趣的更广泛的文化转型上,虚拟文化一定程度上卷入其中。人类明显有试图摆脱烦恼的现实世界的欲望,这从人类创造保护性环境(从建筑性环境到技术性环境)的行为中得以证实。对于这一现象,我们非常感兴趣。我们利用某些特定的心理文化诱因,它们恰巧利用了虚拟技术所提供的潜能——而技术在探讨中只能是第二位的。

《技术文化的时代》一书根据我们自己的特别经历、兴趣和关注点写就。它不是关于新技术的教科书,只是就“信息社会”议题的出现而阐述的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我们向对话者提出自己的观点,意在抛砖引玉,希望他们就新技术的意义畅谈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我们非常高兴何朝阳女士为我们在中国寻求对话者提供了可能。我们说此书的撰写源于我们的经历,很大程度上是指在英国生活和工作的经历。这表现在第1章我们以英国电影导演和诗人汉弗莱·詹宁斯的著作作为我们反思的焦点,表现在第2章讨论的勒德分子,即19世纪早期在英国北部引发的有关“新技术”的争论上。这些材料中国读者也许不太熟悉,尽管如此,我们很想说,这

些例子不仅内涵丰富而且非常具有启发意义。詹宁斯是一位被忽视了文人,他的著作值得更为广泛的关注。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认识到中国人的经历与处境会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也相信,中国读者会根据自己的经历,对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形成某种不同的观点、议题和思想。尽管如此,我们希望这本在英国语境下撰写的著述,能促进这些问题在中国的思考。我们努力且希望它能引发思考,无论对我们的论点支持与否。

凯文·罗宾斯



弗兰克·韦伯斯特



目 录

Contents

导论 变化着的技术景观	1
第一篇 技术景观	13
第1章 “万魔殿”文化史	15
剑桥与超现实主义	18
诗歌与政治:大众观察	26
想像的微观物理学	33
是魔殿还是天堂	44
第2章 与勒德主义有关	48
勒德主义的幽灵	49
技术现代化与它的异类	51
历史上的勒德主义	56
以进步的名义	59
盲目的技术崇拜	63
社会的资本主义驱动	66
当今的勒德主义	70
第3章 进步的假象	78
信息(和传播)技术	79

2 ◆ 技术文化的时代·从信息社会到虚拟生活

评述一	84
信息的转型力量	93
评述二	97
理论知识	101
结论	104

第二篇 信息系谱 107

第4章 信息革命的悠久历史	109
规划和控制	113
信息革命未知的一面	115
科学管理和消费资本主义	117
从公众领域到自动控制形态	125
结论	132

第5章 资本主义的自动控制设想	135
技术驱动与日常生活	135
信息社会中的驱动力	139
驱动力和可视性	143
知识的驱动	148
封闭的信息世界	155

第6章 宣传——信息暗藏的一面	158
不同的模式	160
宣传与公众舆论	163
操纵赞同	166
社会控制和信息管理	168

第三篇 赛博空间政治	177
第7章 赛博战争——军事信息革命	179
技术共和国	181
信息战争	183
工业的需要,战争的需要	190
尖端之尖端	192
军事监视	194
军事信息文化	197
第8章 作为知识和培育的教育	202
新福特主义与社会控制	204
适应灵活性的教育	207
从权力主义控制到疗治式控制	213
自动控制与社会控制	216
功用改革论	218
计算机知识	226
第9章 解构高等院校——造就人力资本的新方式	231
大学内的工具主义改革论	235
后福特主义与大学	240
公事包式的职业生涯	244
雇佣者的需求	249
后现代大学?	255
大学的终结?	260
结论	262

第四篇 生活于虚拟空间	265
第 10 章 虚拟文化的视野	267
一个新的知识空间?	267
虚拟政治:一个没有人民的政治	275
封存未来	281
第 11 章 平定的虚拟空间	288
距离的价值	290
地球城市:趋向冲突的结构化空间	303
秩序的他者	315
注释	316
地理已经不是命运了吗? ——《技术文化的时代》译后	402



变化着的技术景观

Introduction: the changing technoscape

在过去大约 20 年的时间里,我们始终感到正经历一个特别迅猛和激烈的变革时期。的确,20 世纪的最后 15 年,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历史变革的规模、范围和速度无史无前例的时期。我们被告知对未来只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那就是它将与今天截然不同,它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变革。没有人能置身于这场伟大的变革之外,人们的日常生活无不受这剧烈而混乱的变革的影响。我们还被告知,这逐级上升的变革的原因——必然而不可避免的原因——是技术革命。技术革命这一思想在我们这个技术文化的时代已变得标准化了——普通而平常。

有关技术革命的讨论已集成一系列的话语形式。20 世纪 70 年代末,催生新技术的硅芯片受到普遍关注,有关这方面的探讨是关于“微电子革命”(microelectronics revolution)的。稍后,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到处理和存储信息的新技术的能力上,于是我们听到关于“信息革命”(IT revolution)的论述。再后来,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的兴趣转向新技术的传播功能上,这场革命被称为既是信息的革命也是传播技术的革命(ICTs)。进入 90 年代,随着建立“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Highway)计划的提出、全球化“网络社会”方案的设定,人们对互联网的兴趣日益膨胀。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这场

讨论的议程通常以“赛博革命”(cyber-revolution)这个术语和出现的“虚拟社会”来定义。我们可以把这些一直变化着的关于技术革命的讨论,看成是反映了20世纪最后20年不断变化的技术景观。

这期间,由于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随技术革新性质和意义的变化而凸现,公众对新技术的看法五花八门。20世纪80年代初主要关注的是信息革命可能会对工作和就业带来的影响。许多评论者把这一新的“中心”技术看成“工作杀手”,预见“工作机会将因此而大幅度衰减”,并暗示这不仅仅会发生在制造业的生产一线,而且会逐渐出现于服务部门,甚至许多管理职能部门。人们甚至对重新组织工作——比如缩短周工作日,提早退休的年龄,共同承担工作和定期休假,等等——和创立“休闲社会”¹的可能等问题开始进行深入思考。20世纪80年代的关注一直集中在“信息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重要性上。有人提出这是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化,新的职业形式在这里占主导地位,尤其是服务部门,这里需要新的有创建的教育模式来造就具有必备技能的劳力。与此同时,因为注意到了“有”与“无”、“信息富有”和“信息贫困”之间的差别,有关信息技能和资源公平问题也引起不同的争论。政策议程一方面关注寻求经济竞争的规则,同时也开始关注社会公平和公众文化问题。

我们发现最近关于新技术的争论在性质上有所改变。全球化的经济现实掩盖了我们当时称为早期信息时代的一些更为理想化的方面。新的信息议程注重实效,着眼适应全球经济现状。在英国,新工党立志要英国成为“欧洲的知识首府”。现在的问题是发展在世界市场中竞争所必须具备的信息资源和信息技能。经济上的居先能激励罗伯特·赖奇(Robert Reich)称之为**符号分析家(symbolic analysts)**²这一新阶层的发展。这些人是研究“管理理念”的信息和知识的专家,他们拥有的“智力资源”是在21世纪资本主义新的“网络工程”中获胜所必备的素质。因此,必须调整教

育体系来培养新一代的信息工作者,并筹划规范新的职业道德(现在还谈不上讨论即将到来的“休闲社会”)。

但我们同时还看到这样一个新的现实,即一种新理想主义在试图从文化的角度阐释技术议程。于是,20世纪90年代,受“赛博空间”和“虚拟现实”可能会带来解放性的热情的激励,一种独特的技术文化出现了。已经有人看到,利用新的虚拟技术可能会增进民主,并提出发展“电子市场”的方案。人们对利用网络技术建立“虚拟社区”的可能亦产生浓厚兴趣,全世界形形色色的各色人等,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喜好,而不必靠“碰巧”的地理位置来相互联系³。虚拟社群主义(virtual communitarianism)是近年来的一个重要议题——这显然是作为弥补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还有一个文化议程涉及赛博空间身份问题的意义。它以威廉·基博森(William Gibson)的小说为参照,通过“赛博朋克”(Cyberpunk)的主题,表现出它是大众文化——电影、小说、杂志等——的一个方面。⁴随着实体身份和非实体身份(embodied and disembodied identities)这些重要问题的提出,“赛博人”(cyborg,由cybernetic和organic两词组成)的外形也成为人的“性质”的争论焦点。⁵自“强大的微软”那辉煌的岁月之时起,技术文化已经走过了很长的一段历程。

这就是技术景观的变化轨迹,在过去大约20年里,从政治经济视点向文化视点转移,从关注信息社会到关心虚拟生活,这个议程一直在不断发展和拓宽。我们不应把这一过程描述成是新议程替代过去的旧议程,而应该把它看成是议程和视点拓宽与积累的过程。技术文化工程由于涉及信息和传播技术,包含极为宽泛的议题——从经济政策到实质上的大众文化,因此引起了各种讨论。比如在这一领域——将劳动进行更精细的智力和学术上的分工会产生什么结果——人们对新技术的认识分歧就很大。关注赛博朋克的人对信息经济没什么可谈的,讨论虚拟社区的人对军事信息

社会则几乎一无所知,而专事研究传播政策的人对信息社会教育和培训的讨论也不会有建设性的见解。本书试图将这些议题搜集到一起,引发各种不同的讨论——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我们认为讨论信息社会的政治经济与讨论虚拟社会的文化政治同等重要。

《技术文化的时代·从信息社会到虚拟生活》一书是我们长期探索这些问题的产物。从20世纪70年代末撰写信息技术开始,我们就一直追踪争论的变化进程。⁶我们试图通过本书勾勒出信息技术政治首次纳入议程后变化的轮廓。我们保留80年代的讨论,但也采用代表90年代新文化倾向的研究方法和观点。我们希望本书能在政治经济与赛博文化议程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涉及面很广:从虚拟空间到军事信息社会;从宣传史到教育政治;从市场发展到勒德主义的涵义。我们试图在把通常互不相关的议程集中在一起的过程中,拓宽关于新技术的讨论。我们将本着批评探讨的原则和精神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现在似乎应该谈一谈我们自己对这些正在思考的问题的倾向性了。首先得说明的是我们的观点是政治性的,这在我们思考技术的本质时就明确表示出来。我们一直拒绝把技术视为社会中立物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把纯客观的技术看成对社会领域具有“影响力”,倾向于将社会问题按“技术定位”进行思考,对社会变化往往做技术上的确定性描述。我们的观点是,技术总是与特定的社会价值和倾向相关联。我们确实应该把技术看做是它所处的备受鼓动的社会中联系社会关系的产物——而且这当然就意味着是连接权力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关注技术在我们所处的社会里是怎样协调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以此为出发点,我们的论述带有强烈的政治经济倾向,批判性地探讨资本主义的社会和人力资源的调动以及新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如何产生影响。我们对“信息”的理解同样超越技术解说的范畴,试图论证信息也是一种社会关系。

在思考赛博文化的过程中,我们还关注它与盛行的权力关系之间的关联。我们对流行的虚拟文化的评价是,就网络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它缺乏批判的锐气。虽然20世纪80年代人们很抵制“联合”这一概念,但目前这10年政治上还相对平静。有时我们甚至感到,简直就是虚拟社会的成员和赛博朋客的狂热者们促成了微软的事业。

其次我们认为,要理解当代社会发展的性质和意义,就必须把它们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大多数有关“信息革命”的描述往往把它看成是全新的、空前的东西——是横空出世之物(而且当然是我们现在必须适应的事物)。而我们很关注信息社会到底从何而来——这毕竟不是个不解之谜。本书第一部分考察了它在资本主义历史环境中最基本的起源。因为它现在展示的正是19世纪初闲暇的继续:我们认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全球信息经济是社会的资本调动的一种新说法。本书第二部分更为详尽地考察了20世纪漫长的“信息革命”史本身。它把我们带回到20世纪初的头几十年,我们由此能确定在工作场所、消费组织及在政治关系中有组织有系统的信息收集、分析和发布的源头。和詹姆斯·贝尼格(James Beniger)一样,我们认为这一时期标志了20世纪“管理革命”⁷的真正起飞。我们之所以坚持历史的观点,还因为我们想确定新技术议程发展的连续性。我们知道有很多创新,但我们想指出的是,“信息革命”的很多方面是很平凡的(即便技术是新的,可它们导致的社会观点往往保守得令人吃惊)。

第三点要说明的是我们按“乐观主义”对应“悲观主义”这一简单、二元的衡量尺度对所有有关技术革新的描述所抱的评判态度,尤其要说明的是我们对组织新技术讨论这一现象所持的反应。现在很多人似乎感到自己对新的“挑战”和“机遇”所持的乐观态度应该被看成是个人的标志。举例来说,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The Road Ahead)一书中按捺不住地告诉我们他多么乐观(而且